

惊悚文丛



Ghost Stories

关不上的门

The open door

倪志敏 张伟红 译



海燕出版社

惊悚文丛



Ghost Stories

关不上的门

倪志敏 张伟红 译

The open door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不上的门/(英)詹姆斯等著;倪志敏,张伟红译. — 郑州:海燕出版社,2001. 1

(惊悚文丛/张伟红主编)

ISBN 7-5350-2002-X

I. 关... II. ①詹... ②倪... ③张...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世界-近代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1726 号

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郑州胜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30 千字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,000 册

ISBN7-5350-2002-X/I. 562

定价:13.00 元

译者序

“鬼故事”的历史大概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。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关于“鬼”的故事，而他们的神话中也少了“冥府”。几千年来，关于“鬼”的民间故事及文人创作一直是世界文化的组成之一，而人们对它们的阅读兴趣也一直长盛不衰。中国最著名的大概就是《聊斋志异》了。

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对“鬼”有如下的解释：“死者的灵魂或幽灵，通常认为住在阴间而能以某种形式重返人间。……传统所说的‘显灵’包括鬼魂幻象、物件易位或出现怪光等视觉怪异，以及无人的笑声、叫声、脚步声、铃声、乐器自然发声等听觉怪异。鬼怪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中都很流行。讲鬼说怪，故事离奇而令人毛骨悚然，常常因黑暗或雷雨天气而加重其恐怖气氛，然而这却是许多人所喜闻乐见的消遣方式，尤以儿童更爱听鬼故事。”读者将会看到，所有这些描述在下面的故事中都能见到。

这里收集的是一个世纪以前欧美的鬼怪故事。创作鬼怪故事似乎是当时的一种风气，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期。很多著名的作家参与了鬼怪故事的创作。这些人由于有高超的写作技巧，善于制造悬念及恐怖气氛，因而与民间故事相比，他们的作品的可读性要强得多。

心理学家认为，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，而

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是无名的恐惧。这些鬼怪故事证实了这种说法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阅读恐怖故事可以解除或缓解人们心中的恐惧。而且，当读者看到故事中的人物身陷困境，而自己的生活如此安逸，便会更加珍惜生命，更好地享受生活。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说：“人们喜欢从恐惧中得到乐趣，与人们如此喜欢阅读鬼怪小说，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……当人们知道自己处在安全无虞的环境中时，恐惧之感就会成为一种让人仔细享受和品味安全的乐趣。”

本丛书所收集的故事都属上乘之作，而且鲜有中文译本。建议读者在夜深人静时细细地品味，然后——祝你做个好梦。

目 录

麦格努斯伯爵	1
阴魂不散的钢琴师	19
他是怎样走出旅馆的	39
在劫难逃	47
教堂历史中的小插曲	67
汤比老爷的遗嘱	91
老鼠	127
关不上的门	135
十三号房	179
画家施沃克	199

麦格努斯伯爵

罗·詹姆斯

**我**

所要讲的故事取材于几篇文章，至于我是如何弄到的，咱们最后再说。我还是先来谈谈这些文章的风格特点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情况吧。

它们是一本游记散文中的几篇，这类游记在本世纪（译注：指十九世纪）四五十年代非常流行，哈里斯·马瑞特的《丹麦旅居札记》就是此类书中较为有名的一本。这些书经常介绍欧洲大陆上一些不甚出名的小镇乡村，还附有木版画或金属版画插页。作者还在书中详细介绍当地的旅馆服务和交通工具，就像现在正规的旅游手册一样，内容完备。不过，这些游记绝大部分记录的都是作者与聪明的外国人、令人快活的旅店老板以及性情豪爽的当地农民的谈话。

我手头这几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就是要编成一本这样的游记，记录的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。

作者是位名叫拉克萨尔的先生。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文章所提供的蛛丝马迹：他大约四十多岁，颇有些积蓄，却是孤孤单单孑然一身，他在英格兰似乎没有固定



的住所，不是住旅馆就是寄宿在别人家里，或许他也打算将来某一天安顿下来，找个安身立命之所，可是这一天却总是遥遥无期。拉克萨尔先生还提到，潘特克尼肯大楼的仓库是属于他的财产，可是却在七十年代初的那场大火中毁于一旦，所以我们很难追溯他的先人。

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，是关于他在布瑞坦尼度假时的所见所闻。但是我查了许多书目，没有发现他的名字，或许他出版该书时并未署名，要么就是用的假名。我对他的性格的认识也较肤浅，不过可以看出，此人头脑聪明，学识丰富，受过良好的教育。他差一点成为牛津大学的特别研究员。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太爱管闲事，对于一个普通旅行者来说，这个毛病也未尝不好，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
拉克萨尔最后一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一本游记搜集材料。对于四十年前的英国人来说，斯堪的纳维亚还是块陌生的土地，所以拉克萨尔先生觉得这个题材不错，肯定受欢迎，并且他也读过几本有关瑞典历史的古书和传记，自己蛮可以据此写一本瑞典游记，还可以介绍一些当地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史。主意一打定，他便设法弄到一张介绍信，是写给瑞典一些颇有名望的人物的。一八六三年夏初，拉克萨尔先生整装出发了。

他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旅行以及在斯德哥尔摩逗留的几周，没有什么值得说的。不过有几个当地



学者告诉他说，在维斯托克有一座古老的大府邸庄园，庄园里保存着一些重要的家族文件，或许对他写书会有所帮助。这些热心的学者还帮他得到了查阅这些文件的许可权。

这座庄园叫荷戈德，也有人称为罗伯克，是瑞典最著名的庄园之一，也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。它始建于十七世纪初，其建筑材料和设计与当时英国的建筑非常类似。庄园的房子是德·拉·戈代家族建的，至今仍属于该家族。

拉克萨尔先生到庄园后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款待。主人请他在查阅资料期间住在那里，可是他这个人却比较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，所以便婉言谢绝了主人的邀请而选择了一家乡村旅店安顿下来。这家旅店虽然简陋，却非常舒适。为了查阅资料，拉克萨尔每天步行到庄园去，路程不长，还不到一英里。庄园很大，房子四周绿草如茵，鲜花盛开，整个庄园四周的边缘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。庄园里有一个用墙围起来的小花园，花园旁边是在该国极为常见的小湖，岸边绿阴斑斑。再往前走便是座小山丘——是座石山，上面覆有薄薄一层土，山顶上有个环抱在绿阴丛中的小教堂。这个建筑在英国人看来有点奇怪：正厅和过道地势很低，里面摆着长椅，两边有廊台。西廊台放着架旧风琴，颜色很鲜亮，琴键是银色的。教堂的天花板很平整，某个十七世纪的画家在



上面画了幅难看的《最后的审判》，净是些火红的火焰，沦陷的城市，燃烧的轮船，哭号的人群和奸笑的魔鬼之类的东西。讲坛像个洋娃娃的房间，上面摆满了木雕小天使和圣徒，讲坛旁边还用铁链拴着一个放着三个沙漏的支架。这种布局摆设在现在的瑞典教堂中极为常见，但这个教堂与众不同的是，在北面过道的东头有个私家陵墓。陵墓不小，八角形，上面开满了椭圆形的窗子，屋顶是圆的，像南瓜形向上形成一个尖顶。这种样式深受瑞典建筑家的钟爱。外部屋顶是铜的，漆成了黑色，墙却跟教堂一样，是耀眼的白色。这个陵墓的门不是开在教堂里，而是开在教堂外部的北面。

走过教堂墓地便是通往乡村的小路，三四分钟便到了旅店门口。

拉克萨尔先生到罗伯克庄园的第一天发现教堂的门开着，便进去参观了一下，我上面写的便是他所看到的。可是，他却无法进入那个陵墓。透过锁孔，他看到里面有漂亮的大理石雕像和黄铜棺材，以及许多家族盾徽，这使得他急切地想进去看个究竟。

庄园里所保存的文件使拉克萨尔感到极为满意，这些资料正是他写书需要用的。有从前本庄园的主人的家庭信件、日记和账本，字写得很清楚，保存得非常完整，内容详尽生动。资料中记载，该庄园的创始人麦格努斯·德·拉·戈代是个意志坚强很有魄力的人。庄园建



成后不久，该地区收成不好，农民们联合起来破坏了几座大庄园，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当时，罗伯克的庄主带领别的大庄园主镇压了这次暴乱。资料中说他们毫不手软地绞死了暴乱的首领，严厉惩罚了参与暴乱的农民。

这个麦格努斯伯爵的肖像是本宅里最好的一幅。拉克萨尔先生查阅过资料后颇有兴趣地研究了半天，不过他却没有详细地描述，只是说他长得相当难看。所以我想，这张脸打动拉克萨尔的地方不是他的英俊或善良，而是他的意志和力量。

当天晚上，拉克萨尔先生与该庄园的家人共进晚餐，黄昏时分才回旅店。

他写道：“我得记住问问教堂司事可否让我进教堂的陵墓里看看，他肯定有钥匙，因为刚才我回来时看到他在陵墓门口，似乎是在锁门或开门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拉克萨尔先生与店主聊了一阵。我起初很奇怪他怎么写了那么多谈话的内容，很快便意识到，我所读的文章是准备编成一本书的，这种带有新闻报道性质的文章常有对话之类的东西。

他说他与店主聊天是想看看店主熟不熟悉麦格努斯伯爵，人们对他的印象如何。通过交谈，他发现人们一点儿也不喜欢他。如果庄园的佃户上工迟到了，伯爵就会惩罚他们，手段残忍。曾经有一两户人家占了伯爵的一点土地，一个冬夜，这两户人家神秘地遭了火灾，全家



老老少少全被烧死。但是给店主印象最深的是——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提到——伯爵曾经有过一次“黑朝圣”，回来时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或什么人。

你或许会像拉克萨尔先生一样问“黑朝圣”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你和他一样目前还得不到圆满的答复，因为店主显然不愿对此多作解释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叫他，他便欣然离开了。几分钟后，他从门口探头说有事去斯卡拉，晚上才会回来。

因此，拉克萨尔先生不得不略带遗憾地到庄园去。但是，他所研究的资料很快便使他忘记了刚才的事。因为他所看的是一七〇五年至一七一七年间住在斯德哥尔摩的索菲·阿尔伯特跟她嫁到罗伯克庄园的表姐沃尔瑞克·里昂纳拉之间的信件。这些信件颇有价值，因为信中提供了一些当时瑞典文化的背景。后来瑞典历史手稿委员会甚至全文出版了这些信件。如果你读了，肯定会受益匪浅。

下午，拉克萨尔先生看完了这些信件，把装着信件的盒子放回架子上，自然而然地拿了旁边的几样东西，看看第二天要研究什么。这个架子上放的大部分都是麦格努斯伯爵的账本，但是其中有一本是别人写的有关炼金术之类的书。拉克萨尔先生对炼金术知之甚少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懂书的文章目录：长生术、三十个咒语、蟾蜍书等等。后来他欣喜地发现，书中间有一空白



页,麦格努斯伯爵在上面写了几行字,题目是“自由黑朝圣”。尽管只有几句话,却充分表明早上旅店老板所指的“黑朝圣”是麦格努斯伯爵时期的一种宗教信仰,伯爵本人或许就是它的信徒。伯爵是用拉丁文写的,翻译过来是这样的:

“如果有人想长生不老,如果他想有个忠实的信使,想看到敌人的鲜血,他首先得去卡拉锡城,去那儿朝拜……”后面擦掉了几个字,但没擦净,拉克萨尔先生可以肯定这几个字是“空气王子”,再往后只有一句话:“若想详细了解此事,参阅本人其他文稿。”

毫无疑问,这段文字使人对伯爵的爱好和信仰不敢恭维。但是拉克萨尔先生生活的时代与伯爵有三百年之隔,所以得知伯爵不仅迷恋炼金术,还痴迷于秘教,他并不吃惊,反而觉得伯爵更与众不同了。在大厅里,拉克萨尔先生又盯着伯爵的画像端详了半天才回旅馆。一路上,他脑子里想的仍是麦格努斯伯爵,并未注意到落日余晖中的树林和湖泊。他忽然停了下来,因为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教堂墓地门口。他的目光落在了陵墓上。

“哦,”他说,“麦格努斯伯爵,你就在里面。我非常想看看你。”

“像许多孤单的人一样,”他写道,“我习惯自言自语,但我却不像古希腊思想家那样期待有人回答。幸运



的是，当时并没有人接我的腔，我只听到教堂里‘咣当’响了一声，估计是打扫教堂的女士把什么金属东西掉在了地上，我吓了一跳，想着麦格努斯伯爵肯定睡得很熟，他是不会被惊醒的。”

当天晚上，旅馆老板听说拉克萨尔先生想找本教区的牧师，便在旅馆里介绍他们认识。牧师安排拉克萨尔先生次日参观戈代家族的陵墓，然后两人又随便聊了一会儿。

拉克萨尔先生记得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牧师有一项责任，那便是教信徒们坚信上帝，所以觉得可以向他请教一些圣经知识。

他说：“您可以给我讲一下卡拉锡的故事吗？”

牧师听了似乎有点震惊，愣了一下才说那个村庄曾被公开指责过。

拉克萨尔先生说：“我想，那个地方现在肯定是一片废墟了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牧师说，“我曾听几位老教士说反基督教的人将在那里出生，还有一些故事——”

“真的！什么故事？”拉克萨尔先生插了一句。“我正要说呢，这些故事我已经忘了。”牧师说。过了一会儿他便起身告辞了。

“尼尔森先生，”拉克萨尔说，“我已经知道了什么是‘黑朝圣’，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。伯爵朝圣后带



了什么回来？”

或许瑞典人习惯在回答问题前深思熟虑一番，也许店主是个例外，我不敢肯定。但是他在回答拉克萨尔先生之前至少盯着对方看了一分钟，然后走近客人，鼓足勇气说：

“拉克萨尔先生，我可以给你讲个小故事，但仅此而已，你什么也别问。我爷爷活着的时候——那是九十二年前——有两个人说：‘伯爵死了。我们才不在乎他呢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去他的树林里打猎。’——他们指的树林就是罗伯克庄园后面山上的那一大片树林。听到他们话的人说：‘不，别去，你们肯定会遇到一些不该四处活动的人。’这两个人毫不在乎地大笑起来。山上没有人看管树林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去那儿打猎。并且，戈代一家都不在家，他们俩可以为所欲为。

“他们不顾别人的反对去树林里打猎了。当时我祖父就坐在这间屋子里。那是一个夏夜，月光皎洁，窗户开着，他可以看到远处的树林，可以听到从那里传来的声音。

“祖父和另外两三个人坐在这里侧耳细听。起初他们什么也没听到，后来听到有人惨叫一声，似乎他灵魂最深处被撕裂了一般。屋里的人吓得彼此抓住对方的胳膊，一动不动坐了足足有三刻钟。后来听到大约三百码以外有人狂笑一声。这个人不是猎人，他们都说这狂笑